

第六章 結論

在第一章我們所欲回答的問題是：『內容的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否相容？』。透過前面各章的討論，我們的回答是：兩者是相容的。我們的理由有五點，下面分別敘述。

1. 在第一章與第三章，我們提到過一個在理解外在論與自我知識時，容易出現的表面問題：

- (1). 根據自我知識的觀念，我對自己的思想內容具有直接的、非推論的與非經驗性的知識。
- (2). 根據外在論，我的思想內容部分地是由我之外的外在事物所決定的。
- (3). 這似乎是說，如果我要知道我的思想內容，我必須要先知道相干的環境因素。
- (4). 要知道相干的環境因素，我必須對我身處的環境進行一些經驗調查與研究。
- (5). 若此，我就不可能對自己的思想內容具有非推論性與非經驗性的知識。
- (6). 結論：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不一致的。

透過第三章與第五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論證中的前提(3)是假的；這個不相容論證並不健全。前提(3)怎麼來的？來自於「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這個表述的歧義性。我們說一個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的意思有二。第一個意思是指，一個人將自己的某些心理狀態歸屬給自己，他一定完全理解這些狀態與內容為何；這是博之所謂的基本自我知識、也就是一般的權威性自我知識的觀念。第二個意思是指，一個人透過理性的反省，檢查自己特定思想是否具有認知保證，並能明指出思想與思想之間的理由關係；我們一般的內省與批判推理屬於此類。如果我們將基本自我知識的觀念以第二種意義下的「自我認識」來理解，那麼很自然的，我們會要求一個人要對『知道』他自己的思想內容這件事，負起認知上的責任。我們可能會以爲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思想具有全知的能力，要能知道一個思想的所有成立條件，才有理由說他「知道」這個思想（例如笛卡兒的模型）；或者我們會以爲一個人要像擁有知覺知識那樣，能夠透過反省區分出「真正的」與「相似的」的思想內容，才有理由說他「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例如伯侯申的模型）。

前提(3) 爲什麼是假的？博之指出了，以第二種意義下的自我知識來理

解基本自我知識，是一個扭曲的想法。不管是笛卡兒式的內省模型，或者是伯侯申的內在觀察模型，都預設了一個人的一階思想觀點與他的反省此思想的觀點，是分離的。按這樣的假定，一個人似乎可以將自己特定的思想內容，當作是一研究的對象，與自己的觀點毫無關係。博之從關於批判推理的討論中指出，這樣的想法不僅忽略的『一個人的一階思想與二階判斷總是出自第一人稱觀點的思想』這個事實，而且反而會無法合理地說明一個人在批判推理中所具有的認知責任。放棄這個對基本自我知識的扭曲想法，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表面緊張關係就會獲得紓解。

2. 在關於自我知識的認知保證的討論中（第五章），我們能發現兩種自我知識之間的關係。事實上，第二種意義下的自我知識預設了第一種意義下的基本自我知識：我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具有直接的、非推論的自我知識，是我們能夠進行內省或批判推理的一個必要條件。我們並不是透過內省才具有基本自我知識，反而，是由於我們具有基本自我知識，我們才能夠進行內省或批判推理。這個重點能讓我們回答伯侯申所提出的問題：基本自我知識的認知權利是哪來的？博之的答覆是一個超驗論證：由於批判推理是合理性的，而基本自我知識是批判推理的必要條件，那麼我們的基本自我知識一定也是合理性的。作為一個批判推理者，我們一定有資格知道自己的思想內容為何。
3. 外在論、自我知識與記憶三者，是完全相容的。伯侯申會認為三者會不一致，是因為他以為外在論主張說，一旦環境發生改變，我們對源初環境的思想會被替換為關於新環境的思想。而這種主張會蘊含說，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表達的記憶內容也會跟著改變。以此，他導出說我們無法憑藉記憶而知道過去我知道心理內容。然而，博之指出，伯侯申對外在論的假定是不正確的。我們的思想內容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但我們不會因此失去對源初環境的思想。根據博之的看法，我們的保存性記憶能將過去的思想內容與此內容的認知權利，完全保留下來；而我們依賴記憶的認知權利，僅僅來自於保存性記憶在推理與思考中扮演的角色，不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憑藉著對過去自我知識的記憶，在不同的時間中知道當時所知道的心理內容。
4. 外在論與特許管道原理是可以相容的。在第四章的討論中，我們顯示出麥肯

錫與布朗所提出的不相容論證，實際上是出於對博之的外在論的誤解。外在論的一般主張是：解釋與個別化一個人的心理內容的條件，必然涉及了此人之外的事物。在博之的外在論中，要能將特定的心理內容歸屬給一個思想者，必定需要此思想者與足夠多的事物發生關係；這些事物，或許包括其他的說話者，或許包括一般的物理事物，但不必然是哪樣事物。因此，一個人能先驗地知道自己的思想內容為何，不代表他能從這些內容先驗地推知這些內容所關乎的事物是否存在。

5. 社會外在論不會有損自我知識的觀念。博之的社會外在論主張：語言社群的用語標準是詮釋一個人心理論述的首要方法，根據這個標準，一個人的自我歸屬所表達的心理內容，可能包含著一些他有所誤解或一知半解的概念。戴維森認為，這樣的主張會有損權威性自我知識的觀念。因為，如果一個人搞錯、誤會或者不十分清楚某個語詞的應用條件，那麼他也會搞錯、誤會或不清楚以這個語詞所表達的概念的應用條件。如果一個人的心理內容包含這個概念，一個人就不能說完全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

我們顯示出，社會外在論的主旨在於，如果在社群的踐行之中，一個人總是保持自己的用語標準符合於其他人的用語標準，那麼我們能夠以其他人標準來詮釋他的話語，並以這個標準來評估他對某些語詞與（相應的）概念的掌握程度。博之所謂一個人一知半解或誤解某個語詞或概念的應用條件，總是相對於另一個完全清楚掌握這個應用條件的說話者而言，而非相對於他自己。即便在被標準說話者指出錯誤之前，一個說話者也總是完全知道自已的話語想要表達什麼；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用語方式（或應用概念的方式）是相對不正確的。因此，社會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觀念，並沒有不相容之處。

上述五點顯示出，反對內容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兩者相容的說法，不是出於對外在論的誤解，就是出於對自我知識觀念的誤解。透過澄清這些誤解，我們可以看出兩者其實沒有不一致之處。回顧之前的討論，除了回答最主要的問題之外，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探討了許多相關的問題。下面列舉幾點較為重要的看法。

1. 博之用幾個思想實驗顯示出，給定一個人的個體條件不變，一個人的心理內容會隨著社會或物理的環境轉變而有所不同。這個結論之所以能夠成立，部

分是因為，對博之來說心理歸屬表達了一思想者的心理內容，而社會或物理環境會影響心理歸屬的方式，也就決定出心理內容。然而，心理歸屬等同於心理內容嗎？一個人話語是否有可能符合語言社群的規約而沒有表達相應的概念或內容呢？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設想一個紅綠色盲者無法分辨紅色與綠色，再設想此人在未被發現缺陷之前，都意圖以社群的標準使用「紅」、「綠」等語詞。在這樣的情況中，我們能成功的以社群標準來歸屬這個色盲者有包含紅、綠概念的心理內容，但他真的具有這些概念嗎？直覺上，我們會說他事實上沒有紅、綠概念。這顯示出，對某些觀察性的概念來說，思想者特定的主觀因素，比社會或物理環境來得更為決定性。另一方面，我們似乎很難設想某些概念會受到社會或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例如連言、選言這些推論性概念，或者數學概念等等。這些例子或可顯示出，決定心理歸屬的因素，並不完全等同於決定心理內容的因素。博之的外在論有其限制。

55

2. 普特南對狹義與廣義心理狀態的區分，引起了許多哲學上的討論。由於博之使用的思想實驗與普特南相近，而他們的外在論結論亦相去不遠，有些哲學家以為博之與普特南的立場一致，而且博之也會主張這一對區分。但事實上，博之對心理內容的觀念，有他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認知上，所有的 *de dicto* 態度都預設了 *de re* 態度；這意味著不管我們有什麼樣的思想，我們或多或少要和世界上的事物或他人有所關連。博之主張，不管是 *de dicto* 還是 *de re* 態度，要個別化一心理狀態的心理內容，必定涉及了思想者之外的物理事物。在這個意義下，博之根本不會主張有狹義心理狀態觀念，因此也不會主張狹義與廣義心理狀態這一對有問題區分。澄清這點，有助於我們恰當地理解他的外在論立場。
3. 戴維森對博之的社會外在論的批評，部分是來自於戴維森自己的詮釋理論。根據戴維森的說法，一個說話者的語言意義如何被決定，就要看說話者與他的詮釋者，以及世界上的事物，三方面的互動關係。在這個模型中，由於說

⁵⁵ 這個的看法是口試委員吳瑞媛老師所指出，筆者亦同意此點。然而筆者認為，博之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反駁個體論的說法，而沒有企圖發展一套內容理論。只要博之能顯示出一思想者的心理內容『部分』是由社會或環境因素所決定的，那麼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他不需要顯示出心理內容『完全』都是由思想者之外的因素所決定的。因此博之的外在論和上述的限制沒有任何衝突。

話者話語的意義，要被定位在他與詮釋者所共同分享的世界面向上，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說一個說話者的說話方式一定要以另一個說話者的用語標準為準，並以這個標準來評估說話者對事物的認識程度。戴維森或許是因為這個理由而認定說，以所謂社群標準或其他人的用語標準來詮釋說話者，會忽略掉說話者的意圖而曲解說話者的意指為何。然而，我們顯示出，博之的社會外在論並沒有忽略掉說話者的意圖在詮釋活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說話者在溝通活動中的自我調整與修正，表現出他對公用語標準的責任感，這說明了說話者意圖以其他人的用語標準作為自己的用語標準。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以社群的用語標準來詮釋說話者的話語，歸屬他相應的心理狀態。同時，博之並未主張社會外在論是一個規範性的理論，因此他的理論是能夠與戴維森的詮釋模型相容的。透過這樣的對比，我們能夠看出戴維森與博之在自我知識觀念上的差異：在戴維森的詮釋模型中，一個詮釋者對說話者的話語的理解，最多和說話者對自己的話語的理解是同樣的；而博之的模型則允許說，一個詮釋者有可能被說成比說話者更為正確地知道說話者在講、想些什麼。不過兩人在這點上差異並不妨礙他們主張各自的相容論立場。

4. 博之的基本自我知識觀念接合了他的外在論與一般的自我知識觀念。基本自我知識是指我們對自己一階思想的反思判斷，由於這個二階的思考包含了思考一階思想，二階思想的內容就鎖定在一階思想上。根據這個自我指涉特徵，在一方面，當一階思想隨著環境因素的改變而有所不同時，二階判斷的內容也會隨著改變；而另一方面，由於思想者不可能在二階思想時搞錯一階思想的內容，思想者對一階思想的二階判斷就總是真的，總是自我證實的。釐清這些重點，能讓我們明白，為何給定我們的一階思想是由外在因素所決定出來的、而我們的認知能力對這些因素並不敏感，我們仍能夠以直接的、非推論的方式知道自己的思想為何。自我知識的認知保證僅僅來自於反思判斷本身的自我證實特徵以及這種判斷在批判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非來自於我們能解釋思想之構成的能力，或者透過內省辨別特定思想與其替選項的能力。
5. 在認知保證的討論中，博之區分了證成與認知權利兩者，並以認知權利來說明我們為何不需給出相干的理由，就能合理性地知道自已的心理狀態與依賴

記憶獲知過去的心理內容。認知權利的觀念不同於證成內在論或外在論對證成觀念的界定，而是指一個體由於是合理性的思考者，而對某些認知方式或者推理活動，所具有的認知資格；而思想者不需要能夠說明這種資格為何，才能具有這種資格。博之這個帶理性論色彩的區分，不僅影響了知識論上對證成觀念的討論，也重劃了我們將不同知識分類為先驗知識或經驗知識的既有圖像，是一個值得繼續深究的議題。

上面的敘述顯示出，內容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是否相容的問題，涉及了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與知識論等多方面的議題。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對於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多少會有的誤解。而澄清這些誤解則牽涉到說明心理內容的決定因素、語言意義與命題態度的關係、自我知識的解釋模型、外在論與自我知識的認知地位的關係、自我知識的認知保證來自何處、記憶性質為何、批判推理與自我知識之間的關係、一個理性思想者的認知權利與認知責任何在...等一系列的問題。在闡述過這些議題之後，相信我們已經澄清這些誤解，顯示出內容外在論（至少有博之的外在論）與自我知識觀念兩者是完全相容的。

